



桃花公主

杨斯然 著

亭台楼阁，飞檐展翅，水景花木，精致典雅。

这是我对邻国宫殿的第一印象。

我作为我国贵族才俊的一员赴邻国之春日盛会，来此已有数日。

这里的一切都如此宁静美好，然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此番平和表象下，是暗流汹涌。

*

邻国国王膝下有一独女，似乎是到了他们认为的适婚年龄。所以今年的春日宴众人纷说是王有意借此机会为公主择婿。

公主有一表兄，精通药理，且文采极佳。看得出，表兄很喜欢公主。我在远处遥遥见过他们一次，根据装束判断应是二人无疑。他们只是正常地交流，不过我觉得两人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表兄会错意了。对此，我甚至有些同情他在爱情中的盲目。

在我看来，表兄与公主绝无可能，其原因众多。不过，我想，公主自己的意向并不是其中之一。政治联姻，向来无关真心。

对于表兄来说，最不幸的就是他有一个乃绝世将才的父亲。

其父赵将军征战四方，杀敌无数，在邻国内享有极高的声誉。这位老将如今虽已卸甲归田，然试想如若表兄与公主缔结良缘，那王的宝座恐有易主之灾。

如今政局摇摆，与此便有微妙的关系。当然，导致邻国内部动荡最主要的原因是王的身体不好，近日更每况愈下。王后早逝，太子又过于年幼，子嗣单薄的王，危。

不，甚危。

综上考虑，既然邻国当下国势不佳，我国丞相果断决定，紧抓良机，去王夺位，继而吞并邻国。

*

吾名豫子齐，本国贵族豫家唯一嫡长子。不过，在这场卑劣的游戏中，我不过是一小角色。实际上，我唯丞相之命是从。

丞相在本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野心和实力不容小觑。

今年的春日宴，我们便计划先赢取公主，后刺杀年迈的君王。

我想，便任由后人叫我无耻、奸诈、残忍又如何？万事有因必有果，若无当年的血案惨剧，我又何须来讨今日的孽债？

*

我本以为自己的执念够深，目标够坚定，然而当我第一次看清公主面容时，还是产生了些许的自我怀疑。

公主年龄不大，十五、六岁的少女，纤细、白皙，大大的眸子、睫毛弯弯，红润饱满的小唇嫩如樱桃，浓密乌黑的发梳成垂肩的造型，耳鬓两点水晶坠子点缀，无比娇弱可人。当她望着你的时候，那纯真的眼神仿佛从未被一丝尘世浸染过，恰似坠落凡间的水仙。

我难免动摇了。

这么可爱的孩子，我怎么能欺骗她的感情，把她卷入这权利的纷争之中呢？

*

三月，桃花开，天蓝如洗，粉粉嫩嫩在花风中摇摆。

那日公主与侍女站在花下，两人嘴里吃着红色的小糖果，悠闲地聊天、赏花。看着她稚嫩娇媚的样子，我不禁感叹所谓人面桃花相映红，说的便是她吧。

自此，她在我心中多了一个称呼——“桃花公主。”

我觉得我们仿佛活在两个世界，她是那样天真烂漫，而我，在黑暗中腐烂已久。

*

我的世界，早就彻底崩塌于那个极寒的冬夜。那年，我九岁。

我清楚记得，那夜的白雪像洪水一样地倾泻，空气被血腥的肉味所充斥，家人、仆役凄厉的惨叫不绝于耳。而那一轮残月，被无尽的黑暗啃噬得只剩一个角，像极了狞笑的阎罗之口。

无比侥幸地，我活过了那一晚的浩劫，以及我国后续的政变，然而双亲却被迫害致死。自此，我便跟着没有子嗣的叔父生活。

同时，叔父也告诉了我，邻国之王乃挑起我国混乱的罪魁祸首。

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动荡之后，叔父投靠了新党，随后又靠着当今丞相的扶持

东山再起，但是我豫家家族势力大不如前。

经过这场变革，家族的结盟大多数散了。权力场上的拉拢、欺诈、背叛，我见多了。

只能说，我能活下来是一个奇迹。

在大人们的利益争斗中我成长得很快，转眼就二十一了。偶尔我照镜子时会想，子齐，你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在自己那张俊美的面皮之下，藏着何等可怕的实质？

自从父母双亡后，我国和邻国进入短暂和平。

但有时候，血流成河，仅在转瞬之间。党派、列国纷争，至死方休。

*

邻国盛产天然温泉，宫殿后山有特别打造的诸多泡池供王公贵胄享受。其中又以龙泉池最为有名，传说其水质温润，又因含有稀有矿物而呈淡青色，不仅美丽异常，还十分养人。

然而今早，当一众客人跟随主人家来到后山温泉时，却发现龙泉池干了大半。看起来似乎是天然温泉改变了流向，引水不足，这才导致了眼前的状况。

王看上去是一个有威严但颇显仁厚的长者，见状他只是淡淡吩咐属下人去查看和修理，并请宾客移步其他泡池，并没有多加责备。

然而反观客人这边，大家面面相觑，有人觉得扫兴，甚至还与年迈的王开起了不大不小的讽刺玩笑，很是失仪。

一时之间，场面僵住。

而我看着用上乘石料雕成的盘龙泡池此刻像一个水洼一样干枯，嘴角露出不易察觉的笑意。

*

温泉水流变道，当然是我搞的鬼。

两天前我发现温泉虽然是从地底冒出来的，却因为后山的奇特地形，由山上往山下流淌。加之温泉附近地质松软，我只需要在上游稍微改变一点连接泡池的滑道的方向，就能让部分水流偏离设计好的走向。

这样一来，上游补给不足，下游泡池里的水为了保持水温又在不断流出，只需要

一夜时间就能把水基本放干了。

手下人应该很快就会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因为温泉水利用的是天然的重力往下流淌，要灌满水池是需要时间的。看样子，客人今天早上要泡上龙泉浴，是痴人说梦了。

*

“王上，鄙人有一个拙计，不知能否一试？”

就在场面焦灼之时，我开了口。弯腰曲背，语气绝对得恭敬。

*

王同意了。

在水流源头加装一个简单的蓄压装置就能让水迅速下流，在最短的时间填满泡池。在我的指示下，下人很快动作起来，不多时，水就奇迹般地被填满了。

盈盈的水汽蒸腾，淡青色的温泉在阳光下波光粼粼，便像一块流动闪耀的宝石，漂亮极了。

“阿哈哈，妙，妙啊。”如预想当中，王对我大肆称赞。我想，这样的趣事很快就会传到公主耳中了。

我趁人不注意，端详王上今日的穿着，得体、简单，没有多余的铺张或者个性。看来曾经骄傲不可一世的王，也有迟暮的一天。

*

经此略技，王对我有了印象。此后，我与各位宾客谈笑自如，赢得了众人的好感。当然，那些同样想要迎娶公主的竞争者除外。

*

下午的时候，大家聚在凉亭一起喝茶。周围树枝上点缀着嫩绿的新芽，园中小桥流水的景致十分宜人。

公主也出席了。

她的头上装饰着水晶饰品和粉色丝带，与其淡粉色的纱裙相呼应。她就那么笑咪咪地静静跪坐在父王身侧，时不时羞涩地瞥一眼在坐的宾客。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我觉得有一瞬我们的目光相遇了，然而她却有些羞怯地很快躲开。不过，那眼角眉梢的柔笑让人无法自拔。

当她低头的时候，耳边的长长饰品摆动，在阳光下色彩变幻，轻盈灵动，清丽脱俗。

我看得有些痴了。

*

就在这时，表兄带着医箱和一些草药进来了。

我这才注意到，公主似乎凑在父王耳畔说着什么，看不出是何种神色。

我感觉事情有变数，警觉地观望四周，却没有发现太多异常。只是，空气里似乎有一些粉色的丝絮在飘。然而那细丝转瞬即逝，仿佛是我的错觉。

下一秒，不等我反应，一个北国的贵公子就直直栽倒了下去，茶碗碎了一地，在场所有人无不陷入惊慌。

而表兄则从容地从随身携带的医箱里拿出各种白色小瓷瓶和一个瓷碗。一番调制，白色瓷碗里盛满了一些像是新鲜的紫红色花汁的东西。他将瓷碗递给倒下的公子手下，说是解药请对方给主人服下。

对方将信将疑，照做了。万幸，晕倒的男子很快苏醒过来。

原来，北国的这位来客对某种特定的植物花粉过敏，刚才可能是受到了庭院里植物影响，晕倒了。万幸表兄赶到，救治及时，这才没有酿成更严重的后果。

不过这位仁兄虽然是醒过来了，却也需要时间休养，此番春日宴后半段恐怕是要缺席了。北国来人本来就并不多，这次出事，他们提亲估计是没戏了。

我再看公主，虽然略有不安，但是仪态依旧端庄得体，不愧是有贵女的风范。

*

茶喝得差不多，众人便开始在庭院里走动，赏花观景。

当一个个子偏高的锦衣公子走过我身边时，我在他身上闻到了颇重的熏香味。虽然只有一晃的功夫，我还是注意到此人插在冠上的春日花枝与先前空气里飘荡的柳絮状物极为相似。

我心下一惊，果然，北国公子晕倒并非偶然！但不知背后的主谋为和人？

我下意识看了一眼本国的丞相，我的主子。后者面不改色，云淡风轻地于众人谈笑着，似乎刚才的插曲与其毫无关系。

无论如何，北国公子一倒，我们确又少了一个竞争对手。

我又看回公主，她似乎有些累了，与父王说了几句就准备离席了。

今日宾客众多，没有人注意到，随着公主离开，我也跟着悄悄跟了出去。

*

“殿下，保重。”园林的一角，宫殿西侧的湖边，我模糊看到公主和表兄的身影，男人对女孩这样说道。

“你真的要离开么？”女孩的声音柔弱，充满留恋和不舍。

男子沉默片刻，叹息道：“爹说这里不安全，此次宾客来者不善，尤其是邻国。我、我说太多了，我必须得走了。”

“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或是有人威胁你？”公主的声音急切，我仿佛能看到她无邪纯净的大眼睛正不解地与高出她一个头还多的表兄对视。

表兄不再说话，只是伸手，握住了表妹的手。

我心底一凉，莫名发酸，难道……难道这两人？

我必须要禀告我国丞相才行。且表兄提到“邻国来者不善，”我不确定他对我们的计划知道多少。在此非常时期，我可不能容忍任何意料之外的变数。

过了一会儿，公主与表兄语毕分别，我也悄悄回到了凉亭，丝毫没有引起他人的注意。

*

下一次在见到表兄时，他就不是站着的了，而是平躺着在曾与公主会面的湖边地上。他的身上盖着白布，从露出一只苍白僵硬的手能看出，他已经死了。

薄薄的白布下，隐约能看清他的面部轮廓，他的几缕发丝摊开在地上，湿透了，就像蜘蛛的脚。据悉，表兄是被人从园林西边的人造湖里打捞上来的，当时就已经死透了。

表兄身死的消息很快在客人里传开，大家第一时间都过来凑热闹。大多数人只是出于好奇前来查看，而我却觉得自己或多或少对此持有一定的责任。毕竟，是我告知了丞相表兄对我们有所怀疑，且打算离开的事。

当我死死盯着年轻男人那具一动不动的躯体时，我不知道该作何感想。

我又不是第一次见死人，只是我没想到丞相会这么快堂而皇之地在邻国王宫下手。这太可怕了，难道丞相的实力，已经强大至此？

我没有多问，也不敢多问。

如今逝者已逝，便再无回头之路。

*

翌日，我听说公主喜去湖边沉思，于是晃晃悠悠找了过去。

果然，春风拂面，几步之遥正坐着公主与侍女。她身穿淡白色的长裙，不戴珠饰，眼睛红红的，明显是哭过，一脸的我见犹怜。

“参见公主殿下。”我恭敬行礼，不敢僭越。

她目光悲伤而幽怨地扫过来，轻声道：“起来吧。”

“公主，是在为赵先生的意外而难过吧？”我试探着问，表兄曾经在国学馆和医馆都有任职，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大家都尊称他为先生。

公主撇嘴，眼里的悲痛不减，“你和他们都一样，都说表兄是意外落水而死的。”

“难道不是？”我故意问。

她不说话了，几滴晶莹的泪珠吧嗒吧嗒落下来，打在我心上。

先前准备好的说辞全部落空了，我就这么望着面前的少女，手足无措。

*

公主最终还是回去了，但是在此之前她要求我静静地陪她坐一会儿。然后又让我给她唱了一首童谣。我的嗓音不错，颇为温柔。

离开的时候，她平静了许多，苍白的脸上染上几分又悲又惹人怜的笑意。

如此娇弱美好的样子，哪怕是在伤感也是美得令人心疼。我多么希望，她能就这么一直在温室中美丽下去。

*

然而我知道，这是断然不可能的。

*

晚些时候，我按照计划给公主送去为她画的肖像。可笑我虽然喜欢绘画，但是不算精通。这张画像，实际是丞相找人以我之名代画的。

不过，我还是自作主张附赠了一枝粉色桃花，赠言：春风花开又一年，世事无常

莫伤悲。生死轮回，祸福未可知。

写完这几句，我突然想到表兄那身为名将的父亲。次人虽争战无数，骁勇异常，却讽刺而悲哀的无法救自己的亲生儿子于水火。后者终因政治争斗，无辜身死。此番赵将军痛失爱子，对上了些年纪的他一定打击极大。

表兄的死，让本就不稳的局势更加动荡。各方势力蠢蠢欲动，都想在王虚弱的时候出击，瓜分邻国。

*

不过，此番聚集的宾客仍在，春日晚宴依然还得继续。

今夜，就是大宴宾客之日。

清早的时候，我再次在湖边见到了公主。

时间尚早，她衣着简单，依旧是素衣长裙，只是耳边多垂了一副透明的水晶耳坠。

“你叫什么？”见我到来，公主问。

“豫子齐。”我躬身答道。

我的余光撇见她微微扬起的小下巴，只听她继续道：“你莫要这般客气，我们也算是见过的人了。你起来吧。”

我起身，看到的是少女像瓷娃娃一般精致的面庞。

“静儿，你退下。”公主屏退侍女，然后睁着有些好奇的美眸问我，“我听说，你们都是想要来娶我的？”

我哑然，果然不谙世事的少女说起话来这般口无遮拦。

“你不说也无妨。”她挥挥小手，目光落在平静的湖面上，陷入沉思，眼神却逐渐暗淡。

我忽然觉得，她是想到表兄了，于是赶紧转移话题，“公主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呢？”

“嗯……弹古琴吧，偶尔也画画。”她想了想道：“你呢？”

“绘画。”我回答，虽然心里有点虚，毕竟之前送过去的画像是代笔的。不过为了赢得对方的青睐，我不仅了解了公主的所有兴趣爱好，还按照准备好的话术与她聊起当代大师的画作。

她默默听着我说，望着我的那对水灵灵的眼睛却愈发动人，多了几分赞赏。

“如果我选你做我的驸马，你会保护我吗？”突然，她开口问道。

我呆住，再次惊异于她的直白。但是很快我就想起了此行的目的，微笑道：“当然，殿下。”

公主与我对望，在她不谙世事的眉眼间，我看到了一丝悸动。

*

春日宴会开始，场上觥筹交错，歌舞升平，好不热闹。

席间，我却注意到王不断地咳嗽，看起来身体更差了。

宴会接近尾声，王当众宣布了赘婿的人选，我，是我！

然而下一秒，无尽的自责和愧疚将我吞没。

按照原本的计划，她的时日无多。

老国王也是。很快，邻国会被我国吞并。我甚至怀疑丞相在多大程度上会忠诚于我国现任君王。我只是丞相手下的棋子，一个有漂亮脸皮的诱饵。如今，我一旦和公主结合，那整个邻国……岂不是会落入丞相的掌控之中？

*

我想劝丞相收手，至少留下公主。但是我还没有那么傻，去自寻死路。以丞相的为人，一旦起了疑心，下一个“表兄”就会是我。

然而公主……小公主，我、我未来的妻子……

我怎么能，看着她一点点消亡逝去？

*

进入四月，气温更加温暖，庭院里花开不断。

我已经变得习惯她的存在，她的一颦一笑都深深刻在我心里。在我意识到之前，我已经成为了她的附庸。

我再也无法想象，没有她的日子该怎么过下去。

可我们在一起越融洽，我内心深处就越是痛苦。我知道丞相的计划，但是我作为其中一部分，我什么也不能说。

你能想象吗？我既是她的爱人，亦是她的刽子手。

公主有时候也会察觉我的异样，但是天真的她在询问几次无果后，只当是我情绪起伏，也就不再追问了。

我想，她是太信任我了。

*

今天，各国使臣以及重要宾客来到邻国道贺，因为明日便是我与公主的正式订婚宴。

*

一整夜，我的心都在滴血。

桃花公主，纯洁美好，就要这样亲手被我捏碎成灰吗？

*

噩梦与回忆，总是在人最脆弱的时候侵袭，啃噬吞没你的灵魂。

春日宴之前，我从未来过邻国，在此次之前也未见过他们的王上。但是我国与邻国争斗多年，我自己的家族当年遭受重创，与邻国的王脱不了关系。

一个迫害我家庭、站在邻国权力顶峰的男人，在我的想象中，他是一个张牙舞爪、面目丑陋的怪物。

我在睡梦中挣扎，却怎么也醒不过来。

当我一剑劈死怪物时，身后却传来公主清亮的声音：“子齐，你会保护我的吧？”

我转身，身后是一袭粉色长裙的少女，淡淡的珠饰在她头上、耳边、和脖颈处摇摆，散发着一如既往柔和的光。

“子齐？”她继续用那清纯的声音呼唤我的名字，我想回答，却怎么也发不了声。而同时，我低头看自己倍感滑腻的手，沾满的，是她父亲的鲜血。

突然，我看到公主的身后一柄飞剑朝她射去。

我说不了话，奋不顾身地冲上前。然而当我抱住她时，手里，却只剩下一具冰冷的尸体。她美丽的眼睛光芒不再，取而代之的，是遭到辜负后的震惊和死人特有的浑浊。而她的身上，还残留着某种浅浅的脂粉异香，仿佛是桃花的味道。这香气混合着我手上新鲜的血腥味，变得极为怪异。

这明显的气味提醒着我，惨剧刚刚发生不久。

*

我一个惊座终于从梦中醒来，背后全是冷汗，鼻子里仿佛还残留着刚才梦里各种奇异的味道与气息。

我的桃花公主……

不能死！

*

“你今晚不能赴宴。”一早，我居然疯了一样奔来到公主的房间，毫无遮拦地口出胡言。

那一刻我的心境已然崩坏，梦中的惨状无比清晰，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可怖方式在醒来后仍残留于我眼中不断闪烁颤动。

噩梦带来的恐惧使我全然不顾只身闯入公主寝宫通风报信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功亏一篑，不是不可能。

我双手抓住公主单薄的肩，语气慌乱，神情紧张，“你、你今晚就待在房间里，不要出来！”

见我如此疯癫之状，公主一脸疑惑，甚至有惧色爬上她的脸颊，“子齐……”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我的心一沉，良久不知如何作答。

“你说话呀！”公主追问，眉头紧蹙。

见我还是不说话，她突然伸手握住了我的手。少女的手是那样柔，细腻而温暖。

一想到它们很可能今夜就会变得冰冷无比，我内心的恐惧飙升至顶点。

然而！想到我背负的种种，我就算现在与公主远走高飞也绝不可能有活路。丞相不会放过我，王更不会放过我。更何况，我们能逃出去的机会简直渺茫，更别提公主会不会相信我，跟我走。

再有，我处心积虑走到今天，不就是为了给双亲复仇吗？他们不能白死啊！

可是……我的公主……桃花公主……

不！

最终，我的极致绝望只化作一个拥抱，紧紧将柔弱的她揽入怀中。

这是我第一次与她如此肢体相亲。

少女的身体先是一僵，然后顺从地整个人都埋入我的臂弯之中。

那一刻，我确信，如果我想走，她会跟我的。

“子齐……你…会保护我的吧？”公主的声音在我的耳畔响起，一如既往的温软。

“嗯。”这次，我回答得很干脆。

*

订婚宴终究还是开始了，现场宾客满座，灯火通明，场面颇为盛大。

宴会中场，侍女给公主端了一杯清神的热茶，那是我让准备的。

我亲眼看着公主喝下茶水，然后很快显出头晕的迹象。

于是我顺势建议让侍女扶公主回偏殿稍事休息，也许是今天累了。

*

看着公主消失的背影，我心里的大石落地。

茶里面，我悄悄加了让她昏睡的药物。

等她醒过来，一切都会结束了。

*

宴会上，各国使臣除了进献宝物，还有展示歌舞以示庆贺的。

我国以剑舞闻名，于是顺理成章地由丞相提议，由一众美女献上一舞。

只有我和少数几个人知道，那些舞女的木剑被动了手脚，只有表层是木漆，在此之下，是实打实的锋利金属剑刃。

王，大限将至。

*

古典的音乐响起，舞者带剑上场。

随着曲调愈发激昂，舞者身姿扭动，在场宾客愈发沉浸其中。

猛然，数个舞女突然变换动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速向王刺去。

此时的王已经是满头银发，看起来羸弱不堪。

就算他身边有护卫在，但是几个贴身近卫赶不上身法灵活、意外突袭的极品刺客。我又不经意扫了一眼丞相，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下一秒，就要目睹王的脑袋从其

肩头滚过。

*

然而，想象中的惨剧并没有发生。

突然无数弩箭从房梁四处飞射而下，精准地射中每一个突袭的美女杀手。

眨眼间，宴会场尸横遍野，众人尖叫声震耳，四散奔逃。

然而王下令把大门一关，守卫一站，所有人顿时成为了瓮中之鳖。

*

只见王颤巍巍从王座上站起来，虽然身体依旧虚弱，但是声音仍充满威慑力：

“本王虽然年纪大了，但是还不至于昏聩。”

他的目光冰冷，仿佛阎王扫过众人，“一月前，赵将军之子意外身亡。经调查，背后主使为邻国丞相及其麾下党羽。本王故设此局，假借公主订婚宴之名，将贼人一网打尽。没想到，你们竟然还欲行刺于本王，如此大逆不道，其罪当诛！”

最后那一句发落下来，我整个人都瘫软下去，仿佛魂魄已散，无力动弹。

再看王，虽然老了，但那威严强大的气场，依旧碾压一切。而那头银发，则使他看起来像真正的地狱魔王，正如我梦中想象的一般无二。

订婚宴，终变鸿门宴。

*

我的视线已经模糊了，身心虚脱，再没有气力挣扎，任由王的手下将我和丞相等人绑住。而我们手下的侍卫，也早就被先前宴会上的毒酒给放倒了。

恍惚间，王的声音响起，如雷声般刺耳，“赵将军独子遭奸人所杀，天理难容，现在就请将军当众行刑，还惨死的儿子一个公道。”

只见提着刀刃上来的赵将军目光凶狠，那柄利刃漆黑异常，仿佛浸满了无数敌人干涸的鲜血。

“刺啦——”长刀入体，丞相的血喷了我一脸。

然后他就裹着一身华服地倒了下去。

我一个没站稳，也瘫软下去。

本来该死的是王，他是怎么知道我们要在今晚行动的？难道……

除了计划之内的人，唯一可能怀疑我们今晚下手的人……只有！

不！

这不对，有什么不对……我、我“及时”的噩梦，所有的巧合……不对！我定然是忽略了什么！

*

“儿子……不是我……杀……”丞相咽气前的最后一秒，我恍惚听到了他说了这样一句。

我慌忙低头看，却见他已没了气息。

*

“今夜，各国贵客皆在，孤也要宣布另一件大事。”王的声音在宴会厅里回荡，宾客都吓懵了，没有一人敢出声。“诸位都知道，本王独子年幼，而孤也老了，所以即日起，与女儿，也就是本国嫡长公主，荣，一同治国，振邦安民，直到王子成年。

“至于公主选亲之事，五年内，休要再提。”

公主……

公主！

我的神志虽然近乎错乱，但是听到公主的名号，我还是一下子清醒过来。

随着王的话音刚落，一个绝美的女子着金色华袍从后方走出，正是我的“桃花公主。”

*

啊——这怎么可能呢……？

我亲眼看着她把我下了迷药的茶喝下去的！

然而此刻眼前的她，整个人都变了！

女子从容、坚毅，甚至是，霸气。那掌控全局的气势绝对不输其父亲，哪怕她的身板如此得纤弱。

那一瞬，一直强撑的我终于彻底崩坏，所有魂魄理智，都散了。

*

“承蒙父王多年悉心教导……”公主开口说话，她的声音也变了，成另一个人。

后面的话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她那双眼睛，充满力量和野心的眼睛。

那可不是甘愿辅佐他人之人的眼睛，这个极度年轻、骗人成精的权力怪物，是要独占一切的存在。

在那一刻，我终于看清了。所有的所有，都是我的误判。

自始至终，她都没有看过我一眼。

*

“……押入大牢，明日问斩。”

这是我眼前陷入黑暗之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计划，彻底失败。

死亡，向我招手。

*

然而，当我再次醒过来，却发现自己身处深山之中，周围荒无人烟。

我猛地坐起来，却只觉头痛欲裂，饥肠辘辘。

各种回忆涌入我的脑海，晚宴的一切是那么真实，又好像只是一个超长的噩梦。

我大口地喘息，确信自己仍然活着，虽然不知身在何处。

当我起身，却从怀里掉出来一小截什么。

我低头，竟然是一枝干枯的桃花，正是我当初送给公主的那一枝。

我有些颤抖地弯腰将其拾起，那早已死亡的花朵不再粉嫩鲜艳，而是变成了丑陋暗沉的灰褐色。

我手里紧紧握着那一株干枯的花枝，忽然想起表兄刚死的时候，我给公主写过的赠言：春风花开又一年，世事无常莫伤悲。生死轮回，祸福未可知。

不知怎的，泪水已经将我的面庞浸湿。

*

随着我的感官逐渐恢复，我摸到了怀里还有一封薄薄的书信。

打开来，我看到了没头没脑的几句话：

生在帝王家，过于单蠢的人，早就死了。

从一开始我便知道你是谁，又因何接近我。

你的父母是丞相与叔父联合谋害死的，为了掌控家族势力。

那日你见到我与表兄，他没有握住我的手，只是递给了我特别调治的「百解药」和「幻梦香」。

从此地向南一直走有人家，不要回来，保护好自己，珍重。

没有开头称呼，更没有落款署名，什么也没有。但就是这短短几行字，却仿佛道尽了世间所有。

对于公主来说，她绝不会把任何的可能性留给运气。所有，都尽在掌握中。

我应该感激，她最终还是愿意给了我许多谜题的答案。

唯独一点，究竟是谁杀了表兄，我始终无法确信，恐怕也永远不得而知。不过，那也无关紧要了。一点是肯定的，赵将军本就年事已高，如今又白发人送黑发人，必命不久矣。如此一来，王削弱了武臣的势力，终于稳固了自己的势力。

然后就是我国丞相党的全灭，不仅顺理成章，王和公主还得以在各国群臣面前杀鸡儆猴，以此立威。同时，公主摄政王的位置也算是坐稳了。

最重要的是，丞相一死，我国政局很快将会陷入混乱，毕竟我国现任君主也并非明君。若我国覆灭，最大的赢家，当属邻国。

此局，堪称一绝。

我心里唯一的慰藉是，公主最终居然还是选择放了我。也许，是顾念我试图保护过她吧。

可如今想来，自己甚是可笑。我曾经同情表哥在感情中的盲目，到头来自己却也陷入同样的境地。荒唐，简直荒唐。

至于我的复仇大计……呵呵，王、丞相、叔父，如今这许多的人，过去许多的事，早已湮没在无从证实的无尽谎言之中。孰是孰非，孰真孰假，还重要么？

随着我手掌一用力，那干枯的桃花枝顿时碎成数段，花朵细碎的粉末飘散。

至此，我的桃花公主，一个根本没有真正存在过的人，永远地消失了。

拖着疲惫的身躯，我向大山的南边一步步行去。

【桃花公主·完】